



天元区马家河镇月塘社区的罗学瓚烈士墓地

岳麓书院祭祀罗典的慎斋祠

位于天元区马家河镇高塘社区的罗哲烈士之墓，碑名系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

“通过罗学瓚和罗哲的革命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革命之路向毛泽东的革命之路的转变……”

5月28日，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作家、编剧、古桑洲罗氏后人罗宏来到株洲，为大家带来一场名为《罗学瓚、罗哲烈士的生平之路与中国革命》的主题报告。

湖湘文化与罗氏家族

讲罗学瓚、罗哲两位烈士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必然绕不开湖湘文化的滋养。

南宋时期，中原文化的理学进入湖湘，到明后全面接纳了宋明理学体系，但更加强调经世致用，所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文化特质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

除了全盘接受湖湘文化的加持，古桑洲罗氏一族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忠烈家风。我这里讲个小故事。明末的罗熙，官至锦衣卫副总兵，

护卫南明永历帝从北京一路到缅甸，后奉永历帝之命在后方收集溃兵，因清兵所阻，不能再入缅甸，不得已回到湖南，出家为僧，隐居度日。再后来，吴三桂勒死永历帝，消息传到湖南，罗熙大哭三日，投水自尽。

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罗氏家族有一种担当精神，这也是罗学瓚、罗哲两位烈士的性格特点，这正是优秀的湖湘文化的滋养和忠烈家风熏陶出来的选择。

湖南新青年

大家都知道，罗学瓚烈士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他们有个共同的老师，就是杨开慧同志的父亲杨昌济。

杨昌济是当时湖南开明、革命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杨昌济旧学功底深，在岳麓书院深造过，清末就拥护康梁变法主张，积极思索救国图强之道；另一方面，杨昌济又是当时极少数的在（东（日本）、西（英国）洋都留过学的人，支持新文化运动，也乐于在课堂上宣传《新青年》的主张，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

正是这样的学术素养和人格魅力，使得杨昌济身边聚集了一大帮进步的新青年，我称之为湖南第一师范杨昌济弟子群，像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瓚，包括后来的李立三、罗哲等人，再到之后成立的新民学会，这

群都是其间的骨干力量。

就在毛泽东、罗学瓚毕业走入社会的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个时候，湖南这一群最革命的青年人，也选择了不同的革命道路，用毛主席的话讲，要了解中国、改造中国，不能总是在中国内部转，还要去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儿。于是，蔡和森、罗学瓚等一批人就去了法国勤工俭学，了解法国革命；毛泽东等人则留在中国，了解中国国情，为将来的事情打好基础。

再讲罗哲，罗哲年纪稍小一些，参加革命的年头也晚一些。1918年，罗哲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也在长沙，那个时候，就认识堂兄罗学瓚的同学毛泽东了，五四运动爆发后，罗哲也卷入革命的浪潮中，后面考学到北京，也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为当时在北京的毛泽东所器重。

失，获得了不少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完成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如果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的话，那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则从实践层面开拓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而这个时候，罗哲烈士也出现在了毛泽东身边。罗哲在北京读书时因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请愿斗争，为当时的北洋政府所不容，辗转来到广州，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那个时候起，罗哲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秋收起义的时候，罗哲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每天早出晚归，联络起义所需的各项物资和人员安排。

遗憾的是，罗学瓚和罗哲两位都没有等到革命的胜利，很早就牺牲在追寻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但通过两位烈士的生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或者说经过改造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

从共产国际之路到毛泽东革命之路

我们今天讲中国革命，笼统地讲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的，再追溯早一点，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如果我们严格区分的话，前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直到1927年，毛泽东搞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人才开始走上真正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包括后来与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的斗争，都可以看做这个区分的一个外在表现。

而中国共产党人走上真正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理论著作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恰好，罗学瓚和罗哲两位烈士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32天的时间里，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调查访问，而当时的中共醴陵书记正是罗学瓚。毛泽东在醴陵共停留了5天，白天外出走访，晚上则回到先农坛与罗学瓚等人一起探讨农民运动中的经验得



航拍古桑洲全貌

从古桑洲出发 作家罗宏株洲讲述罗学瓚、罗哲烈士与中国革命之路

郭亮整理

古桑洲罗氏的前世今生

——专访罗宏

郭亮

床上的被褥散开着，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电视柜上，是一本封面还未制作完成的《湖南为什么这样红》的清校样，这本书目前正在国家相关部委终审中，预计今年7月出版。

这是2021年5月28日，罗宏教授所下榻的酒店，一大早前去祭拜族中先辈罗学瓚、罗哲烈士，紧接着又是信息量极大的分享报告，67岁、双鬓已然斑白的罗宏显得有些吃力，直到午餐后小睡了两个小时，精气神儿才慢慢恢复过来，在笔者到访之前，正抓紧时间检查书稿的清校样。

效率，是罗宏看得很重的东西。退休之前，他是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也是《骡子和金子》的小说作者，更是《南方的河》等十余部大型政论片的主创。教授、作家、评论家、电视策划……罗宏在这些身份之间转换自如，不充分利用每一秒的空闲时间，自嘲资质平平的他断难在如此多的领域里都取得不俗的成就。

我们的话题从上午报告中提到的罗学瓚、罗哲烈士开始，很自然地过渡到古桑洲罗氏这个方向，这也是罗宏这一支的郡望堂号，自2008年父亲离世后，罗宏开始有意识地梳理家族历史，却意外地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领域。

我爷爷资助罗学瓚去法国的路费

记者：罗教授好，欢迎您再次来株洲。我们还是从上午的报告开始吧，报告里提到的罗学瓚、罗哲两位烈士，跟您一样，都出自古桑洲罗氏，能否谈谈您跟两位烈士的具体亲属关系？

罗宏：古桑洲罗氏分四个堂，我们这一支是巖山堂，罗学瓚和罗哲也是这一支的，从本堂始祖到第九代先祖，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宗，到第九代才分支。古桑洲罗氏的排行字号是“一本作新 绍修世德 正学传家”，我是传字辈的，按排行字号，我应该叫罗传宏，我父亲叫罗学瓚，是学字辈的，跟罗学瓚同辈，罗哲是罗学瓚的堂弟，排行字号是叫罗学瓚，按现在比较规范的说法，罗学瓚和罗哲是我的族伯，又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堂号的分支，也可以叫堂伯的。

记者：除了同一个堂号，您的直系先辈中，有没有跟二位烈士有交集的地方？

罗宏：有的。我的爷爷罗正玮，这个人当时是族中的名人，是谭延闿的学生，后来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长沙一中（原名湖南省立一中 编者注），担任庶务长，也就是现在的教导主任，网上有篇文章说我爷爷是毛泽东的老师，这话其实也没错，毛主席在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之前，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一中，读了一年再去的一师，我爷爷虽然没有具体的教学任务，但每周一次的训导讲话也是他的工作职责，从这个层面来说，他跟毛主席也是有师生之谊的。新中国成立后，我爷爷还给毛主席写过信，毛主席也回信了，给他安排了国家文职馆员的工作，只是我爷爷还没去报到，就发病过世了。

五四运动的时候，我爷爷在北洋政府里做国会议员，那会儿罗学瓚在北京学法语，为留学法国做准备，后面去法国留学的时候，盘缠不够，到处借钱，我爷爷也借了钱给他，这个后来他给毛主席写的信里也提到了；再后来，罗学瓚牺牲后，留下一儿一女，都还很小，我爷爷也抚养过一段时间，那封给毛主席的信也提到过“养之教之”的事情。几年前我还访问过罗学瓚的儿子，就是咱们株洲以前的政协副主席罗立洲，拿着我爷爷的信问他，我爷爷说养过你教过你，你还记不记得是怎么养的你教的你？可惜那个时候罗立洲已经病倒在床，神志不太清楚，问了几次，也说不出来所以然来。但是，罗立洲给我爷爷写过传记，还写得很不错，可见，他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至于罗哲，交往就更多了。罗哲到北京念书，就是我爷爷一手安排的，后面罗哲参加学生运动，鲁迅先生写《纪念刘和珍君》知道吗？那次活动罗哲也参与了，还被军警砍伤了脚，也是我爷爷花钱送到医院去治伤的。伤愈后，罗哲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北京显然是混不下去了，我爷爷就给他出主意，让他去广州，那个时候国民党不是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嘛，我爷爷是谭延闿的学生，在国民党那边人脉很广，给自己的堂侄谋个差事还是很容易的。然后，罗哲就去了广州，到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

我们家跟曾国藩、左宗棠都扯得上亲戚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家族的历史感兴趣的？

罗宏：2008年。那一年，我父亲、母亲相继离世，说实话，对我的打击还是挺大的。我去整理他们的遗物，在这些遗物中，发现有我爷爷，也就是罗正玮先生留下的一封信，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国民政府那边做国史馆顾问时留下的，属于交代后事的那种，这个东西放在谁谁那里，那个东西放在谁谁那里，有什么事就去找谁谁谁之类，也可以算是遗嘱吧，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四十年代他活得好好的，他是1951年在北京去世的。

真正让我震惊的是信里提到的那些人名，起首就是立夫先生，陈立夫嘛，你们都知道的，说你委托我写的几本书已经写完了，放在哪个地方，请你找章行严先生给我写个序，只有他的序才配得上我的书之类，章行严就是章士钊，清末《苏报》主笔，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当时顶尖的社会名流，这口气就大得很了。这还不算，交代完这些事情后，后面还有跟老朋友告别，黎锦熙、傅抱石这些如今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都在其列，什么我先走一步，你们好好保重之类的。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我从未谋面的爷爷，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然后我就去网上搜索，这一搜不得了，毛泽东的老师，谭延闿的学生，冯玉祥的顾问，国史馆的顾问，等等之类，简直是铺天盖地。然后，我顺着我爷爷这条线继续查下去，更多的“瓜”被挖了出来，罗正钧（清末曾任山东提督、湖南学务处提调等职，系全国首家地方公共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创办者 编者注）、罗汝怀（晚清国学大师，参与纂修《湖南通志》，辑录《湖南文征》200卷，曾国藩亲为作序，赞其有“国朝经师之遗风” 编者注）、罗典（主笔岳麓书院发展到顶峰 编者注），这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跟我爷爷一样，是古桑洲罗氏一脉……

记者：然后您就写了那本《湖湘世家·鼓浪洲罗氏》（鼓浪洲为旧称，今称古桑洲 编者注）？

罗宏：没有，当时查了很多资料，我也很兴奋，因为我的这些族中先辈几乎跟中国近500年来的发生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关联，有些还深度参与其中，我确实想把些写下来，但又不敢动笔，我是学文艺理论的，写小说写剧本可能还凑合，历史研究并不是我所擅长的门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我查族谱，族谱里的好多古字我都不认识，还怎么写？

是2014年吧，我去拜访唐浩明先生，跟他提了这个事情，唐浩明先生就鼓励我，让我一定要写下来，他说他写曾国藩，写一辈子，曾国藩跟他们唐家也没什么关系，我们罗家不一样，就打比方说我的七世族祖罗典，事情可能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如果见到罗典，肯定是要下跪行礼的，因为曾国藩是罗典的再传弟子（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曾受教于欧阳厚均，而后者正是罗典的高足 编者注）；再一个，不管曾国藩还是左宗棠，这些近代历史上威名赫赫的人物，都是我家亲戚——这得从我母亲那头算，我母亲是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贺长龄的五世侄孙女，贺长龄的女儿嫁给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算是儿女亲家，贺长龄有个弟弟叫贺熙龄，贺熙龄有个女儿嫁给了左宗棠的儿子，也是儿女亲家。算下来，都是亲戚。

也是通过唐浩明先生的鼓励，我开始静下心来系统地搜集这些材料，前后花了五年多的时间吧，去年就出版了那本《湖湘世家·鼓浪洲罗氏》。其实，应该是两本书，还有我母亲那边的善化贺氏，因为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贺氏一族跟这些历史大事件也有很多关联，我也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了，体例什么的就照着《湖湘世家·鼓浪洲罗氏》这本书来吧，只是在材料择选的时候有个区分，谈罗氏的，尽量避免谈到贺氏，谈贺氏的，也尽量避免谈到罗氏，有交集的地方，也就一笔带过，避免深谈，给另一本书留下空间，善化贺氏这本书应该是今年年底出版吧。

相关链接

人物档案：

罗宏，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广州大学教授，广州市优秀专家，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知名学者，文艺评论家，作家。专业论文著作二百万字，影视作品400余集，文学作品近二百万字，获国家和省市级政府奖二十项。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骡子与金子》，史著《湖南人底精神》《湖湘世家》等。

B4

株洲日报

22823906

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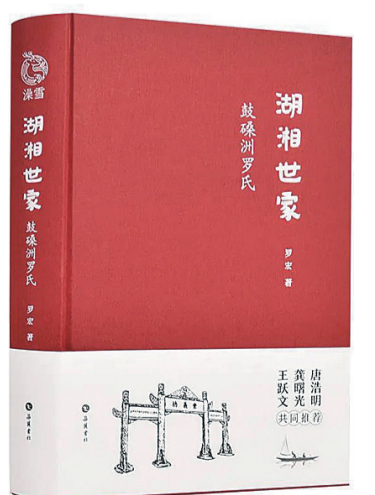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张武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罗宏



罗宏所著《湖湘世家·鼓浪洲罗氏》一书封面，该书系统梳理了显赫五百余年的罗氏家族的地方方面，2020年7月由岳麓书社出版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